

帝國盡頭 是民國

闲话民国系列之二

慈禧后悔杀记者

齐白石眼中的蔡锷和黄兴

莫理循的眼睛

到底谁指使刺杀吴禄贞

两部小说支配南北人情

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

吴忠信难忘两株紫薇

退还「红包」的艺术

傅国涌
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帝國盡頭 是民國

闲话民国系列之二

傅国涌
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尽头是民国/傅国涌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615-5316-9

I. ①帝… II. ①傅… III. ①中国历史-民国-通俗读物 IV. ①K2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2888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 编 办 电 话:0592-2182177 传 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 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2.25 插页:1

字数:268 千字

定价:3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前言 记录历史： 从史官到史民

1973年8月，顾准曾说，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然而，“史官”二字的重心还是在于一个“官”字，“史”在这里是服从于“官”，也服务于“官”的。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被看做是“野史”。说白了，所谓“正史”常常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最初的用意只是给帝王“资治”的镜子。换句话说，“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还有更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这些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一代代的努力而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则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他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史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侧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80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年,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翔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

澳大利亚国籍的莫理循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身份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目击时代的风云变幻,亲睹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时的曲折和艰辛,以异域文明的视角,以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写下的那些电讯、特稿、

采访,无疑都有着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那次西北之行,就见证了——即使是西北广袤贫瘠的大地上也开始萌动着新文明的嫩芽,新式教育、企业、警察、邮局、教堂等都已出现,只是清朝主动变革的步伐太迟缓了,才会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如果说,随着帝国的终结,“史官”时代一去不返了。记者记录历史的功能也因种种原因(包括缺乏新闻独立等)而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很可能是一个“史民”记录历史的时代。2013年8月我在“一席”演讲《寻找真相就是寻找未来》,临时想到了“史民”这个词。与史官不同,毫无疑问,“史民”具有更强的个体性、独立性、民间性,他们可以不依附权势集团,也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完全凭个人之良知、专业之训练,以求真相为唯一目标,秉持客观、独立之原则,探寻历史之真相,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与史官不同,史民没有多少可以凭借的资源,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条件,单枪匹马,诚然无法建构卷帙浩繁、面面俱到的大历史叙事,却可以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坚持以独立的立场挖掘史料,揭示被遮蔽的史事,重述被颠倒的史实,或者记录自身所历、所闻、所见、所思,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史料。也许,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证历史的新时代就此起步,随风入夜,悄无声息。

2014年8月28日

帝国尽头是民国

目录

第一辑 民国前夜

香港给中国的灵感 [003]

『万木森森一草堂』 [006]

『覆巢几见能完卵』 [009]

『乾坤泡幻局如棋』 [012]

戊戌年的伤痛并未过去 [016]

摩登人物的登场 [019]

慈禧后悔杀记者 [021]

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 [024]

『立宪上谕从天而降』 [028]

齐白石眼中的蔡锷和黄兴 [031]

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立国之本 [034]

不能小看的晚清咨议局 [037]

端方存牍中的晚清危机 [040]

中国报业的少年时代 [043]

莫理循的眼睛 [046]

百年前的西部中国 [050]

辛亥前夜：另一个流产的『共进会』 [054]

谁救了汪精卫 [057]

包天笑记忆中的知识分子 [060]

爱好天文的摄政王 [063]

第二辑 民国创立

雨与帝国的命运 [069]

共和百年，中国仍在进步途中 [072]

殊途同归 [075]

殉清男儿有几人 [078]

到底谁指使刺杀吴禄贞 [081]

辛亥革命中的老师 [085]

扬眉吐气梨园行 [088]

唐绍仪：未完成的『十一条』 [091]

萨镇冰出走 [095]

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们 [099]

退位诏书下达之后 [102]

剪辮 [106]

易服 [110]

共和要多久——袁世凯的疑问 [114]

『梁财神』亲历孙、袁会谈 [117]

两部小说支配南北人情 [120]

第三辑 五色旗下

- 袁世凯的无奈 [125]
- 莫理循的证物 [128]
- 『少年中国学会』的名单 [131]
- 『五四』青年的记忆 [134]
- 『W』主义 [138]
- 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 [141]
- 『胡老板』不愿登台 [144]
- 『联省自治』曾是共识 [147]
- 呜呼，三月十八日 [150]
- 徐谦的『基督教国主义』 [153]
- 铁肩辣手殉《京报》 [156]
- 军阀的雅量 [159]
-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63]
- 『一生事业在名』 [166]
- 无语江山对夕阳 [169]

第四辑 青天白日

- 几个1893年生人 [175]
- 胡适何曾被国民党逮捕过 [177]
- 不入国民党的黄郛 [180]
- 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 [183]
-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 [186]
- 『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189]
- 尿裤子和打赌 [192]
- 『永远不要期望平步青云』 [195]
- 『赤都』娱乐中的个人生活 [198]
- 段祺瑞庐山谈国事 [201]
- 黄郛：国家出路的『三句要诀』 [204]
- 庐山上的邮电检查 [207]
- 一个1893年人的『三原则』 [210]
- 吴忠信难忘两株紫薇 [213]
- 权力主导的『新生活运动』 [216]

- 蒋介石少了一个「弘」字 [219]
- 陈布雷日记中的浙大学潮 [222]
- 『这与你无涉』 [225]
- 鲁迅与顾颉刚到底有何过节 [228]
- 《大公报》评价鲁迅起风波 [231]
- 『老鼠食牛』 [235]
- 抗战前夕的渐进民主论 [238]
- 胡政之与张学良 [241]

第五辑 寇深国危

- 军人和报人的心有灵犀 [249]
- 『为匹夫匹妇复仇』 [252]
- 张季鸾驳斥希特勒 [254]
- 退还『红包』的艺术 [257]
- 『丘八诗人』冯玉祥的谦虚 [260]
- 重庆不仅是历史 [263]
- 蒋介石逐一了解民盟发起人 [267]
- 『最后一课』 [270]
- 在场的历史记录 [274]
- 建都北方的民间声音 [278]
- 访英归来两演讲 [282]
- 1943年：一叶落而知秋 [285]
- 1945年：左舜生的延安见闻 [288]

第六辑 浪花淘尽

民国宪法中的教育经费 [295]

『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 [298]

『中间势力』最后的斡旋 [302]

民国的党 [305]

蒋介石回天无力 [308]

许君远的民国气味 [312]

深水静流 [315]

陈果夫没钱出国治病 [319]

『沈氏三姐妹』 [322]

毛彦文晚年评吴宓 [325]

殷海光因思想而受难 [328]

孙立人将军的毕业纪念册 [331]

大时代同学不同路 [334]

司徒雷登葬在哪里都已不重要 [337]

后 记 [340]

第一辑 民国前夜



香港给中国的灵感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在停泊于长江上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正式签订,其中第三条规定:“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使立法治理。”当时,香港在清廷的眼里不过是一块“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他们并没有把这块弹丸之地放在心上,不会想到有一天它将变成世界瞩目的自由港、金融贸易中心,当然更不会想到它将为许多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提供最初的思想灵感。

1862年也就是20年后,一个名叫王韬的秀才流亡到香港,在这里居住、工作了12年之后(1874年),创办了一份《循环日报》,不断发表评论,呼吁变革维新。正是香港给他的启示和机会,使他产生了这些新思想,做出了自办媒体的举动,这是中国人独立创办成功的第一家中文报纸。他不仅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的新时代,而且在思想上影响过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主张革命的孙中山。

康有为的家乡广东南海与香港相去不远,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之前,他曾两次到过香港,“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都让他大为震惊,“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购买西书,学习西学,逐渐形成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思想。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香山离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虽然他放弃“医人”而转向“医国”,但这段长达5年的学习经历对

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3年2月19日,他在30年后故地重游,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开篇即说:“我此时无异游子宁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他还进一步说,自己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就是香港,当年漫步香港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闲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与相距仅50英里的故乡香山“情形迥异”,他禁不住思考: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与康有为的“西人治国有法度”一样,他们都感受到了制度的差距,因此要从制度入手改变自己的祖国。

可以说,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初质疑,他们头脑中新思想的萌芽都与香港有关。在孙中山发起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中,包括杨衢云、谢缵泰等重要成员都是香港人。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香港成为康有为流亡的第一站。1900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凭借的就是香港提供的空间。在这份报纸上,曾经的改良派章太炎首次发表主张革命的文章。众所周知,包括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内,清朝垮台前的多次革命举动都是以香港作为根据地的。

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年轻时曾在广东当差,往来于香港。他自述第一次到香港,如同到了外国,惊讶于满山的灯火,那时的香港虽然马路只有三条:上环、中环、下环,但已是内地难得一见的街市,何况有了上山的吊车,更难得的是夜不拾遗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在他年轻的心中刻下深深的印痕。他女儿荣漱仁在《我家经营面粉工业的回忆》中说,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荣德生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见埠头一片雪白,原来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何不自己来办。他和哥哥荣宗敬一拍即合,当年就集资在家乡无锡

创办第一家面粉厂。多年以后,荣家的企业蒸蒸日上,在面粉、纺织两个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就是他创办近代工业的一个触点。

香港,再也没有人把它看作“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名动中国企业史的荣德生……这些在不同领域改变了中国、影响历史至深的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在小小的香港获得最初的灵感,仅仅凭这一点,香港也足以一直骄傲下去。



▲一百多年前的香港明信片

“万木森森一草堂”

少年读史，即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做变法维新的准备。2008年3月我曾去广州寻访“万木草堂”旧址，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是大门紧闭，不得入内，只好怅然而归。“万木草堂”曾三次搬迁，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长兴里3号旧址，也是最早的一处，门前尚有一块“邱氏书室”的旧门额。1891年，康有为就是在这里迈出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梁启超就是他当时的得意弟子。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地方，由此进入历史的视野。康有为最初租下此地设馆授徒，名为“长兴学舍”，到1893年冬天，三易其址后才有了“万木草堂”之名。1898年10月7日，万木草堂被封，藏书300余箱被焚毁。



▲ 康有为

我为什么关心“万木草堂”？因为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每个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历史之外，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与康有为、梁启超休戚相关，他们当年的作为、他们的思想都融入了历史之中，化作历史的土壤。正是那些参与创造历史的个体生命，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他们不是教科书中一个个干巴